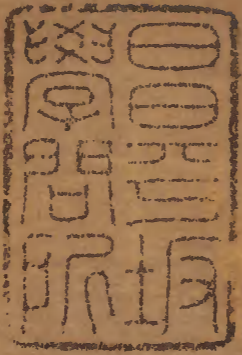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漢書門			
八	七	六	八
三	〇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〇	八	漢
四	三	七	書
函	冊	六	類
七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8	
冊數	30 ( 10 )		
函號	284	10	

編年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八

淺草文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  
凡十五年  
盡庚辰宋哲宗元符三年

丙寅 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

邪害正章數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

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冤獄

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口，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於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進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真忠臣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

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發明**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則不

仁者遠矣。蔡確姦邪而宋黜之，則黜之得其宜也。司馬光正直而宋相之，則相之得其宜也。治天下者，愛賢如愛寶，惡惡如惡臭。然後君子得行其志，小人亦斂其姦，苟不能然，則賢否溷淆，而治亂靡定矣。故綱目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予其黜；小人下書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所以予其用。君子綱目非厚沔而薄確也，得好惡之正云爾。下書章惇、范純仁同意。

**廣義**

哲宗初政，卽罷蔡確、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庶幾矣。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

左右丞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于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辨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熹。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旣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熹附惇，不當躡遷，至封還詔

宋哲宗元祐元年

續編

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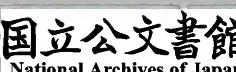
###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者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

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



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救，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踈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

葉盡變，許兵為一，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為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虚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

以凍水之  
賢猶一語  
艾安石再  
誤悅蔡京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  
日使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  
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  
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  
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  
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  
行之

**發明**

罷青苗法而復常平罷免役法而仍  
舊制是皆滌其舊染之污致其維新  
之意也彼君子不用則已苟用君子則其  
設施措置迥出人表是以行於朝廷者皆  
公平正大之事達於天下者皆和柔巽順  
之風革之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而  
以聽從矣三復斯言豈不為世之明驗乎  
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昔王安 有忤意者中心藏之不至  
罷斥不 也今温公一聞蘇軾純仁  
之論而即謝 可謂改過不  
吝而為萬世 者之師也

### 范子淵有罪貶知州

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  
功用卒不成護堤屢婦之人溺死無筭至是  
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  
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

通鑑綱目 卷之六十八  
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  
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  
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召程頤爲崇政

### 殿說書

頤顯第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  
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  
至是司馬光曰公著其疏其行義曰伏見河  
南處士程頤方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  
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  
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  
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卽上疏言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  
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  
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  
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 廣義

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  
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  
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  
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



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雖然此亦不足為伊川損益有無也然其道在萬世軾安得而侮邪綱目書曰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雖其文無美辭實足以見摭宗崇儒重道之意學者味之義自見矣

###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觀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穎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 王安石卒

安石性彊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眾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

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嚚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發明**

神宗宰相書卒者僅二人，王珪王安石石，王珪不書爵，珪不足道也。若安石

者亦有說乎。夫宰相代天理物，當以平心處之。故伊尹謂之阿衡，而周官冢宰職均四海，皆公平無私之意。今安石私憾司馬光等，乃援引姦邪以傾之，新法害民，欺君誤國，神宗苟能按罪行辟，則安石豈容但已。况其相業無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是以後之為人臣者，觀此當加警省云。

**廣義**

荆公以文學名世，而際遇神宗，可謂遭時得君之甚者矣。夫何執拗不情，全無顧忌，不肯安常處順，而務以生事為心，以是為非，以曲為直，始則要君之用，遲

遲其行終則揮而不去惟患失之卒致危  
徒效尤奸人竊醜由是二蔡兩悖槍賊僂  
胄似道之徒扇煽搖毒而致宋室不可為  
者未必非荆公之作偏也故綱目於其  
而不書其官者惡之也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宐起  
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  
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充  
惡大慙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取  
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  
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  
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坊  
役侵陵官司謀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  
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  
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  
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  
壓不然其為禍豈滅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  
旦亦以為言詔竝降官憲中正得  
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欲革君心之宿弊先清君側之匪人  
**發明** 蓋人君一心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  
事不啻如明鏡之無塵止水之無波苟爲  
物欲所蔽惡人所欺則顛倒錯亂是非無  
別鏡塵而水波矣是以欲革君心之宿弊  
先清君側之惡人者其以此耳說苑曰人  
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  
開耳目以察萬方今能以呂公著爲尚書  
右僕射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則所用  
者皆君子矣黜內侍李憲等則所退者皆  
小人矣茲非天下之大幾斯民之大幸而  
革弊清惡之一端乎惜其紹聖以後浸不  
克終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之意  
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爾識者當自思之

###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  
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  
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  
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  
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  
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  
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  
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發明**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有德行而無文  
藝是爲有質無文固不可也有文藝  
而無德行是爲有文無質亦不可也必如  
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子今而舉經明行

通鑑綱目 卷之八  
修之士則其既明經而又行修是乃本末之兼全舉而用之不亦空乎是故欲知朝廷之治亂先觀用人之賢否欲知用人之賢否先觀政治之得失時司馬光爲相而請立是科苟或上不能用是爲徒請何補於事耶今下能請之士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歉矣綱目  
特書交予之也

### 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疑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元祐元年 續編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置春秋博士○呂

### 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

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發明**

陰極陽生，自然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時所用皆正人，所黜皆邪黨。天下既危而復安，朝廷已衰而復盛。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修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鄧綰、李定、狐媚、狗趨，而惠卿為尤甚。今而一放逐，一安置，而不容駐足於朝堂，此蓋激濁揚清，好善惡惡之至公耳。豈不為輿論之一快。

一言培植  
老少元氣

哉故備書予之

**廣義**

大抵新法之禍雖起於荆公之執拘實成於惠卿之迎合故綱目既削去其官復書其有罪去其官者以見官非其官爵罔及惡德也書其罪者以見罪所當罪天討所必加也况乎自知已罪見正人彙征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則亦無如之何矣易曰無號終有凶其惠卿之謂乎

### 秋七月罷成都權茶場貶陸師閔官

劉摯蘇轍論師閔增場權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請權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夷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 立十科舉士法

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

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廣義**

周成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其務也。今司馬公既以兼收並蓄為心。又以稱舉匪人為慮。蓋其心即古人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其溫公之謂乎。

###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耻。無乃甚於今日乎。



邊防

群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  
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  
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  
之恐怒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  
前邊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  
自邊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  
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  
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  
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  
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  
祭葬遣使封乾  
順為夏國主

九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

卒

濼公以身  
報國

忠貞生死  
如一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  
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  
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  
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  
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  
喪贈大師濼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  
為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  
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  
以祀飲食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  
召醫李積於堯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  
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  
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元祐元年

六

贊皇

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廣義**

卒而具其官爵乃綱目之深予神宗之相王珪王安石卒而削其官譏不人道也光公平正大憂國庇民熙寧新法剗革殆盡一變而爲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古之良弼不過如此嗚呼漢業未復而武侯早卒秦基未固而王猛先殞詎不深可惜哉使天假之以年則不惟無紹聖之禍亦且無崇寧之禍耳故綱目書其官全其爵所以深予之也

**廣義**

臣嘗莊誦先正溫公傳而知其平生立心行已事君交友以至凡百所爲

能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者、蓋不過一誠而已。所謂至誠無不動者是也。易曰：成其脢，無悔。書曰：至誠感神。此之謂與。

###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 張璪免

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

言操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  
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  
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  
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木為侍  
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乞  
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  
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  
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  
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

丞

摯為中丞數日彈劾多所貶黜百條敬憚時  
人以比呂誦旬極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  
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  
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  
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  
改變此才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  
人則國  
家何憂

### 丁卯二年春正月藝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  
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

得用學者至不諱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發明**

安石之禍貽害不細近而朝廷遠而天下上而經史中而人心罔不為其搖奪而更張之原情定罪則不特為當世之罪人是乃後世之罪人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心安石經義字說不惟於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則何異楊墨淫詞之害乎久而成習浸不知非苟不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矣而於科舉之中既能革罷則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少特書予之

**廣義**

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貿貿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棄兼轉而得蘇合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爲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李清臣免

時釐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

熹知樞密院事○秋七月朔日食○罷門下侍

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

此坡老  
生大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宋哲宗元祐二年

三

續編

突之不振  
諸賢分黨  
之罪大矣

史呂陶言臺諫當猶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宐在經筵乃罷願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黨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荆黨之語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荆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造謠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氏~~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前~~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發明**

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括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為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愬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願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宐在經筵而譖此

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罹小人之  
禍蓋亦難矣君子和而不同寧肯少貶以  
狗人哉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  
升降耳直書于冊深惜之也

**席義**

夫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也用之於家而家齊用之於國而國  
治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况乎朝廷之上  
有君焉以相臨有臣焉以相事發號施令  
諫爭納誨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豈可一  
日而非禮邪不然則狎侮之心生褻慢之  
意起君不君臣不臣其患蓋有不可勝言  
者矣蘇軾以其不近人情豈知伊川之禮  
正所以合乎人情者哉故曰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軾爲此語是誠齊

東之言矣孰謂軾爲知道者哉綱曰書曰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者以見伊川無罪可  
罷而罷之所以著當時君相之失也嗚呼  
元祐元年三月召伊川爲崇政殿說書至  
是罷之僅一年有畸耳伊川得君行道之  
日何其促之若是耶是知伊川之罷非伊  
川之不棄乃哲  
宗之不幸也

吐蕃阿里骨誘鬼章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  
執之檻送京師

董氈旣死養子阿里骨嗣爲邈川首領逼鬼  
章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



師執鬼章檻送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聽招其子結旼礙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還詔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國爾忘私之誼兩賢俱過

發明

陸贄曰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是時程頤蘇軾浸成疑貳洛蜀二黨互相攻訐則是君子自為矛盾矣賈易職當言責理空繩愆言而不聽復為黜罷謂之何哉噫人君莫大乎聽言而罷司諫之臣其失已甚故書罷賈易而不去其官傷時之意亦深切矣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廣義

廣惠倉田韓魏公義起者也神宗熙寧四年王安石請粥之則是廣惠之

恩絕於民之老幼貧疾不能存者久矣至是始復之所以見推宗恩及無告所謂有志于民者也直書千冊美自見矣

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其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

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變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掩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歿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安民已  
知必有  
禍之禍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蠢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  
 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  
 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  
 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  
 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  
 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  
 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附  
 上咎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  
 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  
 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  
 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  
 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  
 潤州而宗愈吾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  
 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  
 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  
 文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于行義口不言  
 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  
 以歿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

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已巳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

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美益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樵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詰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發明**

司馬光呂公著均為宰相勲業炳然光卒而其官爵公著卒而不具其官則二人之賢否優劣亦略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  
劉安世等論之也。

###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發明**

明法者欲士之習於刑名也。凍水司馬氏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而後文學。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令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嗚呼！以之設科取士，豈不大壞學者之心。

術哉特書罷明法科則其予之之意蓋可見矣

**廣義** 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經義乃造就人材之公器也以公器而成就人材譬

之用規矩繩墨以正梓材也焉往而不可哉乃若安石以私學而取士則是弃規矩繩墨而求其材之成也又焉往而可哉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果者也其安石之謂乎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

進

進取  
安石

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辭職再改著作即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

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愛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廣義**

諫職講官。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之所繫者也。書曰。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雖曰文無美辭。而其得人之美自在其中矣。

###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

其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眾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宏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道。竄誅大臣。今舉動空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

宋哲宗元祐四年 續編

通鑑綱目 卷之八  
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  
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  
燾至奏之太后論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  
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  
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  
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  
社稷也

**發明**

確固小人前既貶黜茲因吳處厚之  
私忿遂復安置新州夫以曖昧不明  
之過竄誅大臣亦失忠厚之道故書  
安置而不著所坐未謫之不以罪也

**廣義**

竄逐奸邪當以安世之言為正易曰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書曰去邪勿  
疑若純仁輩者  
其有味於此哉

###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  
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  
知穎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左

### 右丞

忠彥琦  
之子也



通鑑綱目 卷之八  
秋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  
去位也

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

門下中書侍郎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

等四砦界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發明**

來歸者夏人心服而歸之也因其歸俘界之四砦則其綏懷遠人之心至矣宋人恃甲兵之力百戰而得四砦則其不義從可知焉今夏人慕義來歸永樂俘不因此而界之四砦則兵連禍結何以服來降之心哉故詳書予之其與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同義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乞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

錢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承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承昌入覲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承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廣義**

抑考潞公於元豐六年十一月以太師致仕後於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復

詔起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之位極矣朝廷之恩篤矣然而潞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卽伊尹罔以寵利居成功之心也若夫安石要君而患得患失者其賢不肖何如邪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孫洵

尚書左丞

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

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

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講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蜚語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輒復上疏曰先帝疾殞庶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浩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眾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眾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神宗元祐五年 續編

**發明** 古之聖賢不戒於群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群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王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今而召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口上書召鄧潤甫下書罷梁燾等則不再返而其義自見

冬十二月許將卒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

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潏然之

天象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發明** 日者人君之表水者陰沴之形是皆陰盛陽微之象政事舛錯之徵是時

剗革故弊朝廷清明而災異疊見者何也意者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天心仁愛特爲譴告焉耳君天下者苟能因此而警懼之峻小人出入之防嚴政事興衰之路然後天變可弭人心可格天下可治矣惜乎哲宗不足以語此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

皇朝通志卷之八 宋哲宗元祐六年 三

揚州

###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

稅以書抵摯摯固與只善答其書有永州侍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士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問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詭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享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恐退上章自辨面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番籬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

宋哲宗元祐六年

續編

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廣義**

劉摯之罷實大防為之也若大防者其於包荒之量有愧焉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

附會新

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飲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發明**

堯俞重厚寡言論事畧無回隱太后稱其清直一節始終不變誠賢臣也

故卒而具官所以深予之耳

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

既而罷之

方屏曰川  
是二蘇之  
兄弟

通鑑綱目 卷之八

願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造曰願  
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  
願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願經術行義  
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邪但草  
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  
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發明**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  
售也昔者願在經筵而蘇軾王不近

人情譖茲者願直秘閣而蘇轍以恐不肯  
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擯願何也蓋由  
程子剛正不阿群而不黨是先有以見絕  
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而遇君子則道  
同志合其利斷金心孚意契矣小人而遇  
君子則心背神馳疾如芒刺勢猶冰炭矣

故夫書既而罷之所  
以致其惜之之意焉

**廣義**

向之君子小人一疏固足以見子由  
之正今則詆毀伊川亦足以見子由

之邪嗚呼人心操舍無常可不畏哉雖然  
伊川不遇哲宗天也蘇氏之子焉能使伊  
川不遇哉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  
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  
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  
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元祐七年

伊禮特



禮知后之  
不終

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  
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  
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  
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  
王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  
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各使帝御文德殿  
冊為皇后大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  
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  
有事變必  
此人當之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皇后天下之共母  
其禮至重固不可忽古者六禮備悉

後醮六禮者何也蓋發冊告期納成納吉  
納采問名是也太后以六禮而立孟后其  
亦自我作古者矣故特書曰始以見宋  
未嘗樂行至是而始行之也雖然綱目  
之非惟正孟后之始亦宐正孟后之終而  
哲宗他日亦不可得而擅廢云爾其謹微  
之意  
深焉

###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拔劉摯  
為朋黨出知鄭州

### 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歿

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  
辨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姊弟頗刺狀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元祐七年

四

續編

襲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疆，遂破桓、玃、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

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發明**

地震而必書記大異也，地不能自震，必逆氣交并然後爲之，震動耳。時小人進長之機已萌，誠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災異之發先爲譴告焉。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而兢業畏天可也。苟不畏天，肆意無厭，則天怒民怨，天下亦不能善保矣。又安能望其民之歸從哉？綱目遇異必書，謹天變之意於斯可見。

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破題魁之

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疆中國鞭撻四夷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林政蓋理之當然此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訕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

罷知定州

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空下遷於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器局闊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然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帝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

皇祐八年 宋哲宗元祐八年 續編

對者惟頌奏而已。必再稟命。布或在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能知河中府。

**廣義**

大防既罷。劉摯擊矣。今又罷蘇頌。則知大防不惟有愧于休休。有容之臣。其實流於媚嫉。忌能之夫。矣。味諸分註其義始得。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紫。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仕九年。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廣義**

觀分註備載梁燾之事。則知燾乃難進易退之君子也。豫之介石。燾其有焉。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

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  
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  
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  
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  
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築以畏不  
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  
即從旁誦其聲文純仁初不  
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

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  
太后曰或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

老成  
超

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  
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安勿聽公  
等亦安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  
賜和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  
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  
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  
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  
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  
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毋后當陽非國家  
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是矣臨  
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  
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發明

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  
數郡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

昌不復存  
後

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既崩哲宗親政熙豐小人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揀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乖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比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長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附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可破壞邪時

初政首召  
官官哲宗  
矢德見矣  
祖禹見微  
案著

心斷金

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

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  
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天下不  
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  
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種諤興  
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  
悼悔調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  
鐵治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  
周輔行監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  
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  
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  
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  
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  
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  
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新切之至

**發明**

書始親政者八年之政自太后出也  
嗚呼哲宗春秋鼎盛矧當親政之初  
正天下政事興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  
際是宜勵精圖治確守成憲清淨玄默毋  
敢怠荒夫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  
閣人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  
天下耶噫其志亦替矣宦寺乃小人之媒  
藥觀其召宦寺入內足可知茲邪彙進之  
機當時無敢言者惟范祖禹反覆曉告哲  
宗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邪氣乘之故耳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即此  
而觀則人心世變斷可推矣直書於冊其  
義自見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元祐八年 續編

**廣義** 范蘇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  
貫日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  
後群小彙征。端人詭輟。而貽禍徽宗者。皆  
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  
貽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  
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毋道。明肅  
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  
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  
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  
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  
帝愛民之意本深。但上妄石立法。過甚。激以  
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還而上疏。甘  
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  
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  
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  
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  
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  
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莊獻之  
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  
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

德軍



東坡大筆  
鑿此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  
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  
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  
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存安燾呂惠卿鄧潤  
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  
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  
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  
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發明**

復者不空復也章惇惠卿宋之大姦  
今復其官則是大姦得路羣陰彙進  
矣况哲宗處諫陰之中擅收毋政不孝殊  
甚先儒有曰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劉安  
世以直言而貶謫果何謂哉蓋由哲宗一  
念之偏而偏者則易人正者則難人自此  
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  
怨四海分崩而不止也豈不深可惜乎豈  
不深可痛乎

戊戌

**紹聖**

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

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  
武之造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  
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  
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  
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通鑑綱目

宋哲宗紹聖元年

四

編

**發明**

堯舜之揖，遂後世之篡國者，得以藉口。湯武之弔伐，後世之叛君者，得以藉口。禹征有扈，而後世之黷武者，得以藉口。周公誅管蔡，而後世之殺同氣者，得以藉口。伊尹廢太甲，而後世之脇君者，得以藉口。潤甫首陳武王，而後世之脇君者，得以藉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竊寵榮於戲。小人之心，素無庶耻，放僻邪侈，靡所不為。苟欲逢迎其君，雖吮癰舐痔，而有所不恤。豈顧其行，已有耻見，義必為之道乎？是以昏夜乞哀，驕人白日，由君子觀之，是誠淫尾乞憐之犬豕也。故綱目特揭而書之，册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耳。

英宣仁聖烈皇后○三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言，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賢清如長  
采事自此  
不可為矣

天象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羗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絀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崇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攬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輒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

俱妙

小人誤國  
無所不至

通鑑綱目

卷之八

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發明**

邵子曰用天下之目為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心為心其心無所不謀矣是時姦臣當朝發策試士其意蓋絀元祐之政也轍上章辨論切中時宜見忤群邪

遭罷絀抑何罪乎綱目有直書而義自見者觀於此類為可見耳吁

**廣義**

大抵君子與小人較而小人之必勝何也蓋小人視上之所向何如耳君子惟求其是而不顧焉者也向使哲宗之尚在蘇范則清臣之策敢出而濶市之次敢越邪嗚呼哲宗待士求賢而所為悖謬若此則厥子之感尚誰貽哉

###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涉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紹聖元年

六

續編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

帝初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護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賜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嗾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

簡索前後章  
以上望陛下  
簡索前後章  
特臣等看詳簽揭  
大臣斟酌可否焉

**廣義**

哲宗卽位之初使商英上疏曰新法之初而遂能改之則其孝豈惟垂訓於天下抑將垂教萬世也聖人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聖人但語其常耳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先帝既爲前臣之誤今陛下當奮乾綱舉前臣之誤先帝者各抵其罪則天下幸甚以此爲言則商英必將流芳百世抑何自而遺臭萬年哉書曰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則是用小人者哲宗也於商英乎何尤

貶蘇軾知英州

全臺復言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會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

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發明**

無故而改元則必有其說焉哲宗惑會布之詭說以紹述為美談故改

祐九年而為紹聖元年噫以新法為續繼之何異惡醉而強其酒乎自安法民受其害幸而太后改正無餘斯民欣欣然有若更生宗社熙熙然有同再造哲宗心惑邪謀卽以紹述為意悲夫司馬溫公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成法苟不察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蓋祖宗之法善之者衆矣必紹述熙豐之弊政乎特書改元深譏之也

二范罷章  
惇進此元  
祐經聖治  
亂之幾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眾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為相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若夫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

持論甚正

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祛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發明

先正曰：公生明偏生闇，甚矣。哲宗之昏闇也，章惇為世大姦，素所知識，斯

何等心事

人也以為守令則虐民以為臺諫則嫉善以為監司則蔽賢以為宰相則欺主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安能使之宰正百官儀刑四海乎范祖禹因諫勿用而罷職范純仁耻與竝立而求去則是小人彙進君子彙退矣天下何由而定哉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

**廣義**

嗚呼當章惇赴召之時因陳瓘之讜言而絕其醜類改行從善以輔哲宗則哲宗之惑易破而徽欽之禍無自而貽矣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謂小人同道其惡未形能戒而吉則變而為君子矣惜乎章惇不足以語此

###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與書論遲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



何以講為惇然之顧役遂定差顧兩法司馬  
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  
人相倚以濟識  
者有以見其姦

###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  
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  
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刑定  
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  
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  
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發明**

夫子繫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耕君  
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  
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蔡京林希蔡卞皆一  
時之小人徽宗用之卒以覆國豈非皆宗  
有以啓之歟然則朝廷所用皆小人所行  
皆弊政哲宗既以紹述為名徽宗復以紹  
述為事卒致國祚顛危浸不可揀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  
此亦謹微  
之意云

**廣義**

公天下後世之是作者史也分註載  
蔡卞乞重行刑定詔後之噫刑定曰  
重者則是欲改前之刑定者也是非  
得失果安在哉書之於冊取譏千古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罷

十科舉士法○以安燾為門下侍郎○貶吏部

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令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否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發明**

當是之時小人得志以一陽而處群陰之中岌岌乎碩果之象也汝礪為群邪所妬貶知江州則是非其罪矣故書貶而不去其官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詰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敝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冢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

以得喪為常理大學問人

出知成  
德軍

**廣義**

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臣當守正藏晦其知今奉世當群陰用事而能奉身退避其得坤之六四者與故書曰劉奉世罷以見罷由奉世而非上之人得以罷之也其予之之意深矣

鄧潤甫卒○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

免者  
矣

**廣義**

堯舜之世四凶之外皆君子故四凶甘於竄竊而無辭今也哲宗之世凶人滿朝豈止四凶而已哉時人之論未為當也

六月除字說之禁○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

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

章泰二賊  
罪不容誅

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辭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惇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發明**

嗚呼小人之禍至是極矣君子之道至是蹇矣值昏瞶之世君日驕而臣

日諂小人得志以害君子私相攻訐以誣善良三綱頹圯九法淪斃而天下不可以復治生民不可以復安也司馬光呂公著等皆元祐正臣初無過舉矧今已故猶奪贈謚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呂大防等既罷而又貶其官此皆已甚之事耳蓋小人私刻之心勝公恕之心亡是以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不至於已甚之事而

不止。是固治亂之大幾也。君子不惟爲司馬光等惜而尤爲當世惜。此事觀之其義

自見

**廣義**

嗚呼元祐諸賢之貶雖若與於群兇而害賢之心實根於哲宗也。君子尚

可以立其朝乎。易曰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哲宗之謂乎。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冬十月以呂惠

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

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

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

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竝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爲

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

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個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

宗實錄徒  
安州居住

**發明** 重修者不宐修也重修云者大抵挽  
邪爲正辨曲作直上忠言者以爲誹  
謗進佞語者以爲嘉謀正人旣沮正論不  
行天下否矣祖禹因修實錄茲復安置此  
蓋小人中傷善類之意也故夫上書重修  
神宗實錄下書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則  
其權衡精密筆削謹嚴誠非宋史  
之舊文也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夏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爲尚書左

右丞○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闕謝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  
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  
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  
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  
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  
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  
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  
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

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不已至是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口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發明**

涑水司馬氏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弗得聞是時小人用事君子道衰不川於時則已苟為時用奚肯緘默以取寵乎安民因論蔡京之姦而得貶則是貶之非其罪矣詎有求治之君首塞言路尚可與論政事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无譽蓋言慎也觀於此言則君子處衰亂之世烏可不審其去就也歟故綱日以無罪例書深惜之爾

**廣義**

君子處於群邪之中固當以明哲保身為貴然則安民言官也烏可以例論哉故極言群小之惡而不顧者是其死職之宜也安民其賢矣乎

#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  
燾帝不直之遂免

**發**曰校乘曰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  
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商英既任  
言責是宜獻可替否激濁揚清然亦盡已  
之職非過分也夫何黨於章惇以攻安燾  
則不惟失其職抑且肆其欺矣故書左司  
諫張商英以明其失職書有罪免以明其  
可免觀綱目之所書則  
疾惡之旨其嚴矣哉

**廣義**

商英小人也安燾君子也既免商英  
則安燾不可罷今也不然於十月免

商英於十一月遂免安燾迹其所由蓋  
宗親小人之心中多近君子之心少故也故  
綱目於商英則書其官書有罪所以著其  
不當居是職而又有黨惇之罪也然則於  
安燾而不書其官而與其有罪者何蓋不  
書其官見其不能引身退避如劉奉世不  
書有罪者以其救常安  
民也此又不可不知

##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觀其助已而燾不下  
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於  
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  
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



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女真伐紇石

### 烈部阿疎阿疎奔遼

往女真節度使頗刺淑，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發明**

蠻夷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著女真漸強，憑陵中國之始也。綱目謹微之意

亦深切矣

秋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擿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新州別駕賀英州安置

**廣義**

嗚呼祖禹安世諫官也罪諫官不祥也考之范劉二公於元祐四年入諫

至是紹聖二年蓋十有一年矣而哲宗春秋則二十五年也人君當年富力強之日正當親君子遠小人今而一惑京惇之言而遽斥逐二公則哲宗拒諫之惡又浮於神宗也謂之曰哲詎可信哉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婕妤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詞之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縣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常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浴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

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拷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王清妙靜儒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媿好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聞象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發明**

不曰皇后孟氏廢而曰廢皇后孟氏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孟氏太后所立六禮具備初無失德哲宗溺愛媵妾輕棄正妻誣陷廢黜非其罪矣哲宗於一后尚不能容况亞於后者其能容乎於所尊者薄無所不薄矣然則哲宗於夫婦之情寧不爲之垂戾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敦夫婦之義爲可見人君能知此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廣義**

自古人君莫不以正五倫而興，曠五倫而敗。雖創業之君，而不以五倫為正者，禍不在其身，必及其子孫也。蓋倫者，天之倫理，故曰天叙有典，能於此則為中國，為聖賢為君子，所謂順天者昌，是也不能於此，則為夷狄為禽獸為小人，所謂逆天者亡是也。今哲宗寵豔姬而廢正后，其如天之倫理，何綱目於孟氏之廢志，其月正其號而不書，有罪者所以甚哲宗之惡，而為後世人君之大戒也。

冬十月雷大雨雹

**發明**

雷者陽精之發，雹者陰氣之凝。時方十月而為孟冬，雷未可以出，今既雷

陰而不

出此陽之失節也。雷已出則雹不當復降而大雨雹，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小人之浸盛兆矣。西夏之構兵萌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之意矣。與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大雨雪同意。

**廣義**

九月廢皇后而十月雷且大雨雹者，所以著其陰陽不和人感而天應也。洪範咎徵孰謂其無驗哉。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國寇而不  
子心何  
宗

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毋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與戰歿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也而果

**廣義**

紹聖時夏人連歲犯邊哲宗不以爲慮方且罪諫官廢皇后百爲之事固

不悖謬故夏人於其九月廢皇后十月即寇鄜延嗚呼百圍之本而大風得以拔之者膏液內潤也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賞罰無章  
故狂婦得  
遮道誣訴

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  
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  
去御史劾免之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  
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邇忠讜  
疏絕回適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  
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  
說以隙國是羣姦嗣之衡  
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

**廣義**

謀反非細故也哲宗不罪清臣者深  
有寵於清臣也清臣不能引去者不  
以哲宗為意也上下蒙  
蔽莫此為甚可不畏哉

###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  
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歿及哲宗亦  
宥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  
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  
雷州別駕奪趙瞻傳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  
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  
貶光朱厓軍司戶  
公著昌化軍司戶

### 復罷春秋科○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

### 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  
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紹聖四年

一編打盡  
務使無餘  
百世而下  
猶令讀者  
心寒肉顫

通鑑綱目卷之六

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遣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歿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若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緱。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道隨峽。衡蔡。亮。單。鏡。均。沈。信。和。金光。衢。連。橫。詣。州。居住。王。汝。落。職。致。仕。孔。文。仲。落。職。知。衡。州。張。來。晁。補。之。賈。易。竝。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

痛心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宋哲宗元祐四年

七十

續編

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終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發明**

小人之貽禍國家中傷善類無所不至。在乎人君聽否。何如耳。苟盡信其言，則國家必覆善類必傷矣。司馬光等前既奪其贈謚，茲又追貶其官。呂大防等前既貶其官，爵茲又流于嶺南。此皆衰世之事，非清朝之典也。元祐正人何得罪之深。

耶。程子曰：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空晦處窮約也。苟為不然，則賢否錯雜，是非混淆。君子既不能受制於小人，小人亦不能見容於君子。禍亂相仍，其及救乎？是以君子必引身而退，以避小人之難也。據事詳書其惡，自見。

###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故也。

###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

道監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紹聖四年 續編



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原義**

嗚呼元祐宰執與夫太師諸賢非捐館則告老致仕章惇舍此可也而傷害心致其極者何也蓋群陰用事非絕蔽陽光不能罷雪之集是知追貶元祐諸賢者豈非為引用蔡卞諸賊之地哉學者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紹聖四年

三

續編

其辰以  
其羅以  
其存其遺  
其小人枉  
其為小人

諸賢之不  
盡職者皆  
小生之也

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擔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蔣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 知渭州章惇築城平夏

案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性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案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

以智略備邊故不開邊塞若惇池歲賜以土則生

平夏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魯城中城春秋譏之蓋城非春秋所貴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以城郭溝池以為固也哲宗信章惇之狂謀築城以備夏於乎抑末矣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治天下者在乎行仁政以得民心推恩信以服小國則外無侵陵之患內無軒食之憂不能以理自明而乃築城備夏人心不固城將奚為况於農事方殷之時而又輕役大

衆愛民之君豈若是哉  
直書于策交罪之也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  
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  
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  
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  
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  
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發明** 是時新法縱橫人民愁苦日食彗見  
天戒昭昭而反虛內事外恬不之思

其誣天罔人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  
不知警懼之意也保邦沒身顧不幸哉

○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  
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  
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  
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  
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

軍司戶叅軍

婦人嫌進  
之計其細  
密如此

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  
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  
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  
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  
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壽，且  
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  
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  
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  
士克已，歿，恕曰：此乃傳上珪語言之人也。當  
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道士克傳道言語於  
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召以官爵，曰：  
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  
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  
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非齊

妻太后宮，各宜訓，嘗廢孫少帝，立子，  
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  
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遭  
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  
遣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  
克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  
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  
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廣義**

邪人中傷善類，雖言動食息之間，其  
一念之烈，無乎不在。書曰：凶人為不  
善，亦惟日不足，其邪  
惡之謂乎，險矣哉。

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編管程頤于涪州

宋哲宗元祐四年 續編

願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  
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  
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  
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  
明日贖以銀一  
百兩頤亦不受

**廣義**

伊川放歸田里哲宗日與群小狎侮  
似或可以相忘於吾道也何忽焉興  
此惡念而自絕于天哉此桀紂之所不為  
而哲宗乃居之不疑尚可以人道日之乎  
厥後宗社淪于沙漠未  
必不為害正之報也哉

復立市易務○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琴**

秦極而否城復于隍小人內而君子  
外陽道消而陰道長此不可有為之  
時也君子之處斯世既饗君爵既食君祿  
雖遇小人之難亦所不辭王珪以誣陷而  
追貶其歸程頤以正直而編管涪州梁燾  
劉摯一謫化州一謫新州皆相繼卒於貶  
所豈不深可惜哉小人疾害善良有同讐  
隙哲宗亦可謂寄生之君耳故必書卒于  
其地者所以正熹摯  
之終罪哲宗之闇也

戊寅 元祐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鐵村修舍得古玉印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

璽何用

宋哲宗元祐元年

二

續編

秦祚二世  
前璽乃不  
祥之物種  
質改元何  
所取義詳  
稽秦璽相  
傳得失始  
末則其亡  
久矣諸奸  
不學無術  
即抑特以  
此愚弄者  
崇仰

通鑑綱目 卷之八

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  
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綰二百匹  
授右班  
殿直

**發明**

以天瑞紀元乃漢武之失先儒尹氏  
論之詳矣真宗惑天書之妄而遂有  
大中祥符之號哲宗得咸陽之璽遂有元  
符之名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其所由  
來者漸矣後世不知其義改號紛紛遂著  
為令何其謬哉綱目直書于冊不曰改號  
而已在其中非美之也正所以譏  
其失爾不然一璽微物何足書乎

**廣義**

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為方寸璽  
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為之在六璽之

外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  
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  
逆就元后取之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  
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以奉赤眉亦  
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後董卓作亂  
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見井中  
有五色彩堅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堅  
妻奪之術歿為徐璆所得以上獻帝然而  
漢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  
帝取璽曜又為石勒所得冉閔滅勤得璽  
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其後謝尚得  
之於幹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建康晉元  
興三年又為桓玄僭逆而得玄收劉裕得  
之齊蕭道成篡宋復得璽蕭衍篡齊為梁

通鑑綱目

宋哲宗元符元年

續編

續編

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于齊又其後  
陳得之于梁隋得之于陳而秦王世民又  
得之于竇建德妻曹氏厥後唐昭宣帝四  
年遣使奉冊寶如朱梁則是温得之矣又  
云晉得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  
巢入長安魏州僧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  
弔之或識其為傳國寶乃詣行臺獻之後  
梁主又為盜竊之以迎唐而石晉滅唐唐  
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歎嗚呼  
璽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者各自  
為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  
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綱目大書元符  
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者何哉所以  
漢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  
如此安其享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  
其璽之真亦智者之所不貴况其偽者乎  
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又地之者譏其愚也  
善乎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臣亦  
曰在德不在璽後之得國  
者蓋亦知所以貴者云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國文館獄遂錮劉摯  
梁肅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  
惇為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  
抵書邢恕曰收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

此不省子  
路公乃有

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耳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頌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擊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擊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擊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擊爲司馬昭粉則以白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陷昭諸人以族罪奏擊等大逆不道或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

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擊燾也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擊燾子孫於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說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旣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發明**

觀此則小人朋邪害正昏夜乞哀之情著矣是時諸賢旣歿子孫僅存一二姦邪尚懷羅織君子之道何其否哉故綱自上書下獄禁錮之事下書以恭京安惇爲學士中丞則是事爲二人之構可見綱目之修徇名責實而已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賦子目無天日

皇朝通志

卷之八 宋哲宗元符元年

三

續編



恨不王碑  
此賊  
士良不敢  
畏死以誣  
后內侍之  
有人心者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  
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藥宣仁嘗欲危帝  
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  
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  
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  
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  
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劄鏹刃鋸於  
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  
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  
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  
宮斥德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  
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  
下自任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  
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  
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  
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

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廣義**

分注載惇卞自作詔書欲廢宣仁母  
后則其窮兇極惡豈在莽卓曹瞞之

下乎汴宋所以傾頽  
不復振者蓋以此耳

###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  
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  
有怨隙邢恕承  
惇意論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

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歿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歿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這事則淵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安平易所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帝甚魁蛇

**發明**

嗚呼小人忌刻詆毀欺君罔上之心至是益甚矣文彥博等既被貶黜

歿遐荒復拘子孫下獄禁錮惇卜私心未足惡念愈張離間哲宗請廢太后幸而哲宗稍悟姦謀不行奈何復嫉祖禹安世再竄他州此皆小人已甚之事愈發愈烈而浸不可遏然禁錮再竄請廢宣仁大抵皆惇卜之所為何獨於請廢宣仁則斥其名原情定罪也宣仁英宗之后神宗之母哲宗祖母正名定分則惇卜安可請廢哲宗安敢擅廢乎故於禁錮再竄之事則諱其名而於請廢宣仁則斥其名也

京師地震○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案大敗

夏監國目

宋哲宗元符元年

全

續編

之獲其將寇名阿埋

夏人圍平夏，章粦禦之，獲其勇將寇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通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粦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空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粦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發明**

夏稱人貶之也。寇者賊之之詞，獲者賤之之詞，所以內宋而外夏也。夏人

輕舉大衆入寇平夏，不爲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師以直爲壯，以曲爲餒，故斥名而曰獲此圖書，去之深意也。

巳卯 二年春三月遼人爲夏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發明**

夏人自平夏之役，師徒撓敗，心喪氣沮，然不能卑詞厚禮，請和中朝而反求援契丹，將謀抗拒，則是手足倒置，而不知去就之方矣。故書遼人爲夏請和，以見

夏不能請而遼爲請之也雖然救災卹鄰  
春秋所貴宋以饋兵之故迺相報伐遼能  
爲夏請和所以見其有救災卹鄰之意深  
予之也故特進而稱人予在夷狄則責在  
中國

### 夏五月置西安州

卽南牟會新城從  
經略使章窳請也

### 六月河決內黃

河決內黃只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人  
降責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 和七月洮西安撫使王瞻取吐蕃邈川奇哥峯

### 其酋瞻征

初阿里骨歿子瞻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  
貳大酋心牟欽壇等有異志以瞻征季父蘇  
南党征雄武諧殺之其黨皆死獨籤羅結得  
逃奉董氈疎族溪巴溫之子杓授據溪哥城  
瞻征攻殺杓授籤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  
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瞻  
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瞻留屯之瞻征自  
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  
胡宗回帥熙  
河以節制之

皇鑑綱目 卷之八 宋哲宗元符二年 續編

復多不切  
謂而引用  
謂而引用

**發明** 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然汝陽濟西皆魯地其後得之亦書曰取惡其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綱目取法春秋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與西夏搆兵至是伐吐蕃取地其暴益肆矣

### 八月城會州

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非六砦隸之未幾又以葭蘆砦為晉寧軍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宋自用兵以來城之既多役民既久綱目凡城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哲宗輕用民力以城會州竭天下之力而不恤費天下之財而不顧輕內重外忘本逐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有志於天下之君安肯作此無益哉故特書譏之

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

浩于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册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誣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事者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懷

不以  
死介懷

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紹久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未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上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薄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還，人莫敢顧。回歛衣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門，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

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  
玉山主人對差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  
廢而俟朝廷過舉  
乃言爲不知幾云

**發明**

春秋嬖冢始生卽書于策與于之法  
也然于茂非嫡冢何以書原其情而  
譏之也哲宗偏愛劉妃廢棄正后然欲立  
劉妃爲后之心非一日矣特患立之無名  
恐來衆議故隱忍至此茲因生子卽正坤  
極以爲名正言順無可疑者殊不知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鄒浩旣任  
言責禮宜直諫言旣不行復爲竄逐謂之  
何哉此蓋私欲之心勝天理之心亡浩言  
雖正而蔽固已深不能驟入焉爾是誠人

主之大患也  
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情之  
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  
則大綱絕矣厥後汴宋淪于沙漠誰其尸  
之雖然鄒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  
也惜其不諫于廢后之時而諫于立妃之  
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爲而禍之所以易招  
也噫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  
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  
叩頭于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于廢后  
之時而徒盡言于立妃爲后之際是知智  
氏之豫讓本唐之遂良汴  
宋之鄒浩皆失于此乎

御史中丞邢恕死

恕內懷猜猜，而外特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閏月黃履罷，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瞻擊降

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瞻征既降，王瞻而瞻與總管王愨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迎溪巴溫入城，立木一，以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進師瞻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出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隴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思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遠，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誣。

子茂卒。○冬十一月許真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發明** 書許夏人通好者，悔過之詞，予之也。春秋不貴用兵而貴息兵，今因夏人謝罪，即許通好，其息兵之意待物之誠，爲可見矣。西陲之民，詎不少安哉。

###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辰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信即位，太后權用事。

### 政教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信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若天下言未畢，會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舍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祿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

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更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宜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柰何熙豐舊姦，按去未盡，已而媒藥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廣義]** 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其能免于後世之疑乎？觀分註曰：惇抗聲，惇默然，其情益可見矣。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二月立皇后王氏。

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璵之女。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

稍見收用。

**[廣義]**

忠彥之陳四事，何其切中時病哉！吁，忠彥之守家法如此，則魏公可謂不

矣。

三月詔棄鄆、澶州，以昇、吐蕃、竄王贍等于嶺南。

贍未至自殺

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羗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贍又諷諸羗酋籍勝兵者皆沮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奔青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群羗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稜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哢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賸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斬州

至穰縣  
自縊死

**發明**

鄯州吐蕃故地王贍等恃大國之兵力百戰而奪之非其義矣今徽宗即位之初正外夷觀德之日茲棄鄯湟以界吐蕃竄王贍等于嶺南是乃悔過自新之美圖也蓋自殺之例有二自殺而不書故無故者也如皇子德昭之類是也自殺而書故有故者也如王贍之類是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微顯闡幽狗名責實之意深矣

詔求直言

此此四語  
奸邪無地  
可入

口誅筆伐  
可當朝市

通鑑綱目

卷之八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鵬  
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匡軍  
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  
宰相章惇左右以為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  
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援微端端以固  
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謂踵路陰交  
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  
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  
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  
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此天下之言  
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存之  
乎惇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  
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螻蛄其見於人  
根乎天毋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遇以此

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獲  
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  
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喑默以  
為得計夫以此欺眩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  
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  
誰使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  
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  
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  
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  
以應天也帝嘗而善之以為相州教壞  
**發明** 人主之善政不一而敬天聽言乃其  
大者自元豐八年書詔求直言至是  
十有五年僅克再見蓋亦難矣元祐以前  
賢后臨朝聽言納言有可觀者紹聖以後

通鑑綱目

宋元祐三年

卷之八

續編

哲宗親政諱言拒諫無尤觀者上不以是而求之下不以是而告之然則天下之舌錯之久矣天下之疾沮之深矣徽宗獨能明此而詔求直言蓋言路一開萬民鼓舞忠告善道者多能會之而他適乎雖徽宗弗克盡終亦可以少舒累年之憤焉爾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觀崔鷗之言至今凜凜令人可敬可慕何直如焉徽宗初政而有臣如此可謂幸矣然不能置諸左右以咨啓沃而但為相州教授惡在其為求直言哉昏德之號基於此乎

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鄉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鄉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還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詐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奸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

食○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

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復

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監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不用我矣歎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涿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川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云流水初無足履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

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發明**

徽宗踐祚五月觀綱目之所書如詔求直言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此書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

皇后下書追復文彥博等三卞三人官凡  
前人妬賢之心一毫無有詎不謂之賢哉  
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也於戲使繼宗慎  
終如始不爲變更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  
萬邦之才豈不爲有  
宋盛德之主惜哉

###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勸同列凡中  
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  
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  
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  
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  
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昔曰

修計  
之慘于歷  
朝爲第一

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  
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  
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满頹頹海自有宋以來未  
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  
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  
是以人人危憊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  
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  
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  
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予事上不忠懷奸深阻  
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  
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  
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下罪浮于惇乞正典  
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  
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下章惇  
之詞俱不  
足以蔽其

**廣義**

蔡卞之罪不可勝誅故削其官而書有罪者甚其惡也曰免者以見當時

失律卞之幸也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

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八月葬永泰陵○九月

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廣義**

蔡卞章惇罪惡彌天皆書有罪免者失討賊也噫昔者丁謂以山陵使敗今惇亦以山陵使敗奸邪之敗如出一律可怪也夫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任初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發明**

夫以賢人君子不容于昏亂之世者何也蓋其存心直亮處事公平不阿諛以欺世不和光而同塵時君有過則犯顏而諫諍之小人有失則放逐而逆流之是以冰炭之相反薰蕕之異嗅不至于黜擯棄而不止大抵清平之世賜德古

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昏亂之世陰道浸長則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固理勢之必然也程子因群姦所忌不容於朝幸而正道伸復得召用庶幾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雖微宗闇弱不能盡終而公論寧無少快哉故夫書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是亦改過之詞也此綱目扶天理之深意云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詆理功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劄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

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博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竝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廣義**

宋之中葉，破壞者皆章惇為之也。書曰：放惇于潭州，是尚為能當其罪也。

平

### 祭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危。冀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不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不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熒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發明**

徽宗初政清明，正人漸用，小人漸去，有可觀者。如蔡卞、邢恕、章惇、安惇、蹇

序辰蔡京林希之類皆同惡相濟蠹政害民今而或免官或安置或除名或放逐或削爵繼書于册皆所以予之也然必曰有罪則其疾惡之責嚴矣

**廣義**

夫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豐稷之去

蔡京其事象之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垂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

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欽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不忠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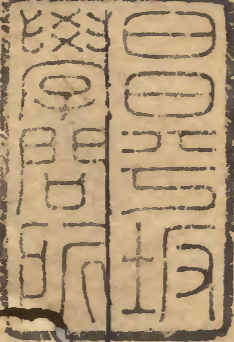
**發明**

改元常禮不書惟失禮則書之考之分注言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嗚呼君子不容並立今而邪正雜進終于君子小人獨留天下不可得而治矣徽宗

銳意圖治延進忠鯁而曾布之徒不別是非密陳紹述之說君心惑亂不藥惜哉故綱目直書于冊乃所以深譏之也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

范純禮為尚書丞○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八



